

反徐州

京 劇

反 徐 州

景 孤 血 改 編

北 京 寶 文 堂 書 店 出 版

前記

「反徐州」又名「串龍珠」「五紅圖」，本來是梆子劇種，後來在各地方劇中都很流行。劇情大致是：元末徐達出任徐州知州，因見貴族完顏龍父子殘暴害民，屠殺百姓，遂和受完顏父子迫害的花婆、郭廣清等一同起義。主題是寫當時英勇不屈的人民在血腥統治下進行的反抗封建壓迫的武裝鬥爭；和寫徐達參加農民起義所經歷的曲折過程。

這個劇本是參攷了若干劇種的老本「反徐州」而加以改編的。其中最大的一點（也就是改編的重點）是在怎樣處理徐達的人物性格。因有許多劇種的老本「反徐州」中，都是把徐達寫成在農民革命中間的一個懦弱無能的、近於愚蠢的人物，這樣的處理方法，對於主題思想、對於徐達的性格都是有損害的。因此，我們在改編本中，對於徐達這一人物的處理，是採取了肯定的、表揚的態度。儘管寫他在未參加起義以前，有着很多的思慮——踟躕不決、翻來覆去的內心鬥爭，但在決定參加起義之後，就是意志如山不再動搖了。

改編本在其它方面也有許多變動，如修改了一些不合理的情節以及刪去花婆對待花媳類似「惡婆婆」的口吻之類的情節，這裏就不多談了。

儘管如此，這個劇本還是存在着許多缺點的。這些缺點，有的經過中國京劇團演員李宗義和北京市鳴華京劇團演員梁益鳴等在首都演出時作了彌補，有的還存在。希望讀者多多教正。

登場人物

花雲	開馬店的壯士	(武生)
完顏龍	徐州王	(武淨)
朱善	農民	(生)
朱李氏	朱善的妻子	(旦)
郭廣清	賣私鹽的小商販	(淨)
完顏駱駝	徐州王府的總管	(丑)
侯伯卿	郭廣清的好友	(生)
花婆	花雲的母親	(老旦)
花媳	花雲的妻子	(旦)
李慶	徐州府的班頭	(丑)
王淮	徐州典史	(丑)
徐達	徐州府尹	(生)
完顏圖	完顏龍的父親	(副淨)
康茂才	典當商人	(武生)
八校尉、衆百姓、四皂隸、一班頭、四宮女、一旗牌、四元將、八元兵、一報子、二義軍頭目、八義軍。		

第一場 踏善

〔幕後衆百姓發喊聲、作效果，

八校尉、完顏龍上〕

完顏龍：（唱西皮散板）

遍地紛紛起賊黨，
特假射獵把威揚；
那管田園禾苗長，
馬蹄踏過一掃光。
鞭梢舉起任意闖！

〔「急急風」，縱馬踐踏禾苗，
朱善從邊幕內欲跑出，被數百
姓拉回。朱善仍欲衝出，經完
顏龍發覺，衆百姓害怕躲下〕
完顏龍：（接唱散板）

擋孤去路爲哪椿？

朱善：（跪下）哎呀王爺呀！想小人一
家，全仗這片禾苗餬口，你今踏
壞禾苗，叫我等怎生度日？王爺
開恩，你、你、你、繞路而行

完顏龍：住了！吧！

（唱西皮散板）

射獵爲圖心意爽，
你敗孤的高興罪非常！
就該馬踏成肉醬！

這校尉嘭，一齊撒馬！

朱善：哎呀！哎呀！

〔朱善躲閃不及，完顏龍用鞭抽
倒朱善，率八校尉從朱善身上
踏過，下。朱李氏與衆百姓急
上看朱〕

朱李氏：（走跪步、撫朱善屍哭）喂呀！

（唱西皮散板）

腦髓橫流成血漿，
撇下妻兒誰撫……（哭頭）養

……喂呀！我的夫哇……

〔花雲急上〕

花雲：賢嫂哇！

（接唱西皮散板）

勸賢嫂切不可過於悲傷！
將屍體且抬回安塋下葬，——

先將朱大哥的屍身葬埋要緊。

（接唱散板）

報仇冤俺自有巧計良方！

（叫頭）賢嫂！事到其間，不必啼哭，俺花雲自有與他報仇之法！

賁姓甲：是呀！看朱大哥已死，大嫂哭也無益，快快將他抬了回去，然後再作道理。

朱李氏：（哭）喂呀啊！……

（衆百姓抬朱善屍身與朱李氏同下）

花雲：（極憤慨的神氣）唉！

（亮像、下）

第二場 別家

（花婆上）

花婆：（念）心中惱恨賊奸王，

花雲：（內）走！

（上念）母親快快閉店房！

花婆：（隨手關好店門）啊，我兒爲何

叫爲娘將店門關了？

花雲：母親哪！

（念）完顏射獵特猖狂，馬踏朱善成血漿。

花婆：（咬牙）好個萬惡的賊子！

（花媳暗上）

花雲：（念）孩兒要把蕭縣往，

花婆：啊，你去蕭縣作甚？

花雲：（念）去求救援走一場。

花婆：兒呀！

（念）蕭縣何人與兵將？快快告

訴與爲娘！

花雲：（念）首領名喚芝蔴李，義軍個

個武藝強；孩兒請來人和馬，
定與百姓除禍殃。

花 婆：兒呀！

（念）自管大膽向前闖，休念家
有老萱堂；只恐不便有一樣：

雲：哪一樣？

婆：（念）怕的兒媳戀夫郎！

媳：（上前）婆婆！

婆：（背工）嘿，她倒聽見了！

媳：（念）婆婆請把寬心放，

他往蕭縣理應當！

媳婦雖然年紀小，

也不願他——

花 媳：

（轉身拭淚）

（接唱散板）

背轉身來淚潸潸。

又怕婆婆她看見，

暗把淚珠一旁彈。（遞匕首）

此物休被外人看！

你把這個帶上，可小心着點兒！

（接唱散板）

壯士也須防行路難！

花 花 花

婆：（同）怎麼樣？

媳：（念）英雄氣短，兒女情長。

婆：好哇！

（唱流水板）

兒媳年幼見識遠，

深明大義非等閑！

花雲：（掖好匕首）

（接唱散板）

侍奉母親休怠慢！

花媳：（接唱散板）

是我本分理當然。

花雲：（接唱散板）

辭別老母跨鞍轡。

〔花媳爲花雲帶馬，花雲欲上馬〕

花婆：轉來！

（接唱流水板）

謹慎二字記心間！

爲娘從此將兒盼，

盼你帶來人馬還。

見着李二將軍面，

要替爲娘問聲安；

速去速歸休遲緩！

快快去罷！

花雲：兒遵命。（上馬）

（接唱散板）

上得銀鬃快似烟。（下）

〔花媳隨出，拭淚，作凝望狀〕

花婆：媳婦，媳婦！

〔花媳聽不見〕

花婆：（大聲）媳婦！

花媳：（楞楞地）啊啊啊，婆婆！

花婆：你在店房看守一時，待我去說與

你舅父知道。

花媳：是啦，您見了舅父，就說兒媳問

好。

花婆：爲婆知道。

（唱西皮散板）

且留兒媳看馬店，

進城去尋兄弟細對他談。

〔花婆出店，花媳出門，再看，

花婆揮手，花媳關門下〕

第三場 撞車

郭廣清：（內）閃開了！

（推車上，唱西皮散板）

一腔怒氣暫忍藏。(作行走狀)

(接唱快板)

賣鹽聊且度時光。

困龍有日翻波浪；

猛虎待機下山岡。

自推車輛城內往。

〔完顏駱駝率四校尉上，撞倒鹽

車，駱駝等不顧，欲下〕

郭廣清：轉回來！

〔駱駝等回來，駱駝下馬〕

郭廣清：(接唱西皮散板)

你橫衝直撞特猖狂！

吹！爾等將俺的鹽車撞壞，不顧

而去，是何道理？

完顏駱駝：嘆！你倒火兒啦！別說撞壞了

你的鹽車，就是闖死了你這個

人，也無非是「臭塊地」！

郭廣清：你是個什麼東西，如此講話？

完顏駱駝：我乃徐州王府的總管完顏駱

駝！

郭廣清：嘔！你是王府的總管？咱也不管

你什麼王府不王府，總管不總

管，撞壞了咱的鹽車，就要你來

賠！

完顏駱駝：你叫我賠你的鹽車，好啦好

啦！你把這鹽一口袋一口袋的都

背到那邊兒去！

郭廣清：這作甚麼？

完顏駱駝：你背起鹽來，我好給你修車呀。

郭廣清：這背還值得什麼！

完顏駱駝：聽你這個話，一定是有很大的

勁頭兒啦？來呀！再給我要他一

千斤鹽去；你不是說你勁頭兒大

嗎，連你的帶要來的都一齊給我

背到王府去，我省得用牲口啦！

郭廣清：怎麼講？

完顏駱駝：我省得用牲口啦！

郭廣清：(大怒)哇呀呀呀！

(唱西皮散板)

你既撞壞我的車輛，

叫你賠車理應當！
還敢在此胡言講，
倒叫豪傑怒滿腔。

完顏駱駝：怎麼着你還不服？校尉嚀給我打呀！

〔小開打，郭廣清按住駱駝，不防校尉從後面將郭擒住〕

完顏駱駝：我叫你這小子還橫！來呀！你們攆出幾個人來，把他送往府衙，交給王淮重辦；其餘帶馬跟我追趕王爺去者！

〔侯伯卿上，一望，即作神氣下〕

郭廣清：〔作不服狀〕哽！

〔二校尉押郭廣清下，二校尉與完顏駱駝帶馬，駱駝上馬率二校尉下〕

第四場 當珠

康茂才：〔上唱西皮搖板〕

流腐在徐州城開設典當，
大英雄不得時暫且爲商。

主管：〔上〕啊，掌櫃的，外面有一客

官言說要當寶貝，特來報知。

康茂才：哦！當寶貝，這樣世亂年荒，哪裏還有甚麼寶貝可當？將他請至後店。

主管：〔向內〕那一客官，我家店主有請。

侯伯卿：〔拿串龍珠上〕店主請了！

康茂才：請了！

侯伯卿：啊店主人，我要當一宗寶貝，你可敢收？

康茂才：啊！當寶貝就是當寶貝，何言敢與不敢？

侯伯卿：只因我當的這宗寶貝，那些典當人家俱不敢收，故而要先問一問。

康茂才：如此請坐。

侯伯卿：哦！我有緊急之事，才來當寶，

哪有工夫久坐呀！

康茂才：話雖如此，也要看是何物件。

侯伯卿：好好好，（取出串龍珠）就請觀看！

康茂才：（接珠一看）哦，此乃串龍寶珠！

侯伯卿：店主人好眼力！快快將當價說來。

康茂才：且慢！此乃徐州城內出名之寶；足下莫非就是侯伯卿侯壯士？

侯伯卿：哎，不錯，正是我。你快快與我寫當價吧！

康茂才：這，世亂年荒，店中不敢存留寶物，誠恐有失；還請見諒！

侯伯卿：怎麼，此寶你也不收？咳！郭兄啊郭兄，小弟眼睜睜地看你有

難，不能相救，真真急煞人也！

康茂才：請問侯兄，到底因何要事來當此寶？

侯伯卿：店主人哪！

（唱西皮搖板）

我好友郭廣清被人陷害。

康茂才：郭廣清，可是一個販鹽的紅臉大漢？

侯伯卿：正是。

康茂才：他是好漢子呀！

侯伯卿：不爲他是好漢子，我還不交他這個朋友呢！

（接唱搖板）

因此上把傳家至寶要當錢財。

康茂才：你當錢財何用？

侯伯卿：聽了！

（接唱搖板）

先替他上下打點把差人賄買！

（行絃）

康茂才：你要買動差人作甚？

侯伯卿：（接唱搖板）

免得他受苦刑肉綻皮開。

康茂才：呀！

（唱搖板）

侯伯卿交朋友真個慷慨！
不惜把串龍珠拿出家來。

郭廣清是英雄人人敬愛，
怎忍他陷牢中受此飛災！

既然如此，不知侯兄要當多少銀兩？

侯伯卿：這，我想暫用紋銀百兩。

康茂才：哎，好好好。（取銀與侯伯卿）

這有百兩銀票，請兄收下。

侯伯卿：哎，就請將珠入庫，待我改日來贖。

康茂才：這，如何使得的？

侯伯卿：這有什麼使不得的？使得的！使得的！

主管：啊掌櫃的，既然侯客官尊意如此，你就依他便了。

侯伯卿：這便才是。

康茂才：這！

侯伯卿：不必遲疑，理當如此。

康茂才：恕弟遵命。

〔康茂才把銀交與侯伯卿，侯把串龍珠交與康茂才〕

康茂才：主管，快快去將當票寫好，拿到此處。

（主管下）

康茂才：侯兄啊！

（唱西皮搖板）

倘若是銀不夠儘管分派，
爲朋友盡綿薄彼此應該。

主管：（上）當票在此。

康茂才：（接唱搖板）

將當票交與了侯兄攜帶。

請！

〔康茂才、主管同下〕

侯伯卿：（接唱搖板）

這樁事幸遇他把好友關懷。

事急心忙走得快。

〔圓場，花婆上，二人互碰〕

花婆：哎呀！

（唱西皮散板）

侯伯卿：（一望）啊，你是老嫂？快快請起。

花婆：你是侯賢弟？爲何這等慌張？

侯伯卿：哎呀老嫂哇！只因你那兄弟郭廣清，被完顏王府陷害，拿到監中，是我將家藏至寶串龍珠當了紋銀百兩，前去與他打點。

花婆：有這等事，我們快快一同前往。侯伯卿：如此，隨俺來！

〔花婆、侯伯卿同作急行下〕

第五場 探郭

〔李慶押郭廣清帶枷上〕

郭廣清：（唱西皮散板）

平白無辜遭冤陷，

咬牙切齒恨完顏！

手指王府高聲喊。

李慶：（怕人聽見又要生事，從身後攔住他）嘿！你老實着點兒吧！

郭廣清：（錯會李慶的意思，轉身將李慶

推倒）

（接唱散板）

咱罵賊何用你來攔？

虎落平陽也不怕犬！

呸！待咱打死你這狗頭！（拾起

棍欲打）

李慶：哎，打不得！打不得！

〔花婆、侯伯卿同上〕

花婆：（接唱西皮散板）

果然枷號在衙前。

侯伯卿：仁兄且慢動手！小弟與令姐來了。

郭廣清：（放下李慶，丟開棍）去你娘的！

李慶：（拾起棍、擺動腰眼）噯！差點

兒錯了「筍子」！

花婆：（奔過去哭）哎呀兄弟呀！

郭廣清：（以手揮之）噫！你不要哭！

花婆：不哭就不哭！哽，不哭！

郭廣清：這便才是呀！啊，姐姐，我被他

等陷害，你是怎麼知道的？

花婆：是我前來看望於你，在大街之上

遇着侯賢弟才知道的。

侯伯卿：是呀，我與老嫂乃是路上相逢。

李慶：（在旁使聲）嗯哼！

侯伯卿：（旁白）真真的討厭！（掏出銀

子對李慶）啊，差人哥，我這裏

有一茶之敬，請你去至那廂歇息

歇息，容我等講話。

李慶：（接過銀兩）哎，你們可快着點

兒！新任的太爺就要出巡去哪。

（下）

郭廣清：什嘛東西！

侯伯卿：啊郭兄，適才小弟行至長街，看

見仁兄與完顏王府的總管爭鬥起

來，被他等陷害，因此同定令

姐，前來看你。還望仁兄休得急

躁，待小弟設法，用金銀上下打

點，保你無事。

郭廣清：怎麼講？

侯伯卿：用金銀上下打點，保你無事。

郭廣清：（用沉重的聲音）噫呀！慢說咱

郭廣清只有窮命一條無有金銀，

縱有金銀，也不能花在這打點上

面！

侯伯卿：仁兄何必如此固執，小弟已然替

你設法。

郭廣清：你替我怎樣設法？

侯伯卿：小弟已然將我那傳家至寶串龍

珠，當銀一百兩，與你帶來使用。

郭廣清：啊？此話當真？

侯伯卿：（取出當票）連當票我都帶來

了，怎麼不是真的？

郭廣清：（口氣加急）當票現在何處？

侯伯卿：（遞當票）仁兄請看！

郭廣清：（看當票着急）哎呀！賢弟你好

生的無才！

花婆

侯伯卿：（同）啊，此話怎講？

郭廣清：哎呀賢弟呀！想咱郭廣清，生成

一幅銅筋鐵骨，他們要枷，那個怕枷！他們要打，那個怕打！大丈夫，生當亂世，這頂上人頭，早已繫在腰帶之上，只要三寸氣在，定然是有冤的報冤！有仇的報仇！既然賊子欺我，就該由我一人與他們拚命，豈可連累旁人！這串龍珠既是你傳家之寶，爲咱當的何來！爲咱當的何來呀！

侯伯卿：（對花婆）你看他又來了！

花婆：（對侯伯卿）噯，難道你還不曉得他的性情麼？

郭廣清：（頓足，唱西皮散板）

爲咱休把志氣降！

侯伯卿：（加白）這也算不了什麼呀！

郭廣清：（接唱西皮散板）

好漢作事好漢當！

侯伯卿：（加白）好漢不吃眼前虧呀！

郭廣清：（接唱西皮散板）

傳家之寶你就不該當！

（掃一句，郭廣清將當票還與侯伯卿，侯伯卿向衣兜內掖，誤落於地）

李慶：（急上）哎，太爺來了，你們快

躲開！快躲開！

花婆：啊！（同驚下）

（李慶拉郭廣清歸內場，王淮率二衙役從下場門上）

李慶：（看見侯伯卿掉在地上的當票，俯身拾起）這是什麼東西，我先

把它撿起來。

徐達：（內）打道！

（四皂隸、徐達上）

徐達：（唱西皮散板）

新到徐州把任上，

大鵬展翅任飛翔。

王淮：徐州典史王淮，恭送堂翁！

徐達：（接唱散板）

且去巡查看情狀。

王淮：是！

（王淮、四皂隸、徐達方欲下）

郭廣清：（大喊）這徐州的官兒好無有良心哪！

徐達：（互看、同白）啊！

徐達：緩行者！

（行絃，起流水板）

紅臉大漢氣軒昂。

爲什麼枷鎖套在了項？

口喊徐州官不良。

我看他倒似英雄樣；

定要上前去問短長。

勒住絲韁把話講，

對典史問一問他的案犯招詳。

貴衙！

王淮：大人！

徐達：這一紅臉大漢身犯何罪枷號在

此？

王淮：只因他是個私鹽販，又推着車

輻，撞壞了王府的總管，故爾枷

號示衆。

徐達：他叫什麼名字？

王淮：他叫郭廣清。

徐達：就在此處設一小座，我要喚他前

來問話。

王淮：是是是。你們快與大人看座！快

與大人看座！

（衙役設座，徐達坐下）

王淮：將郭廣清喚來，大人問話。

李慶：郭廣清，過來！大人要問你話

哪。

郭廣清：怎麼？大人還要問話！哼！俺

自從到此，就是一面官司，無人

問話，怎麼現在有了問話的大人

了？

李慶：叫你哪，別費話！

郭廣清：（上前跪下）叩見大人。

徐達：郭廣清，你是怎樣販賣私鹽，又

撞壞王府總管？從實講來！本州乃是初任，但有一線可原，定然開脫你的重罪。

郭廣清：大人容稟！

（唱二黃倒板）

提起了這件事實實的冤枉：

徐達：慢慢的講來！

郭廣清：（接唱二黃廻龍腔）

恨只恨完顏駱駝他撞壞鹽車，

反將小人拿到了公堂。

（接唱二黃原板）

俺只爲家道窮別無法想，

因此上販私鹽遍走四方。

徐達：倒還招得慷慨！

郭廣清：（接唱二黃原板）

被駱駝撞壞了某的車輛。

我叫咱，把食鹽，一袋一袋，

袋袋加增，用力來扛。

徐達：扛它作甚？

郭廣清：（接唱二黃原板）

他罵小人氣力大牲畜一樣，我還言他命校尉就把人傷。雖然是會武藝東遮西擋，有道是猛虎惡不敵羣狼。

徐達：你被獲之後可曾有人審問？

郭廣清：大人哪！

（唱二黃散板）

到衙來那百斤的枷先枷在項

上，

不問案就判了刑黑暗無光。

徐達：嘔嘔是了！

（唱二黃散板）

分明是那駱駝把王府勢仗，

踏平人似螻蟻不管傷亡。

郭廣清膂力大與他們較量。

爲什麼不問供就枷號在街坊？

貴衙！

王淮：大人！

徐達：（接唱散板）